

德



漢文鑑卷之十九

獻帝朝

昌言論

仲長純

本傳獻帝時舉為尚書郎論古今時俗行事發憤著論云云

理亂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竝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迺始羈首係頸就我之街繼耳街勒繼也夫或會為管之尊長矣或會與我



爲美儕矣或會臣虜我矣或隄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  
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  
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  
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  
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  
尊在一入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吾之猶能使恩司天  
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  
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  
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  
天地之不可亡也迺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

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  
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  
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諛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  
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飢虎牧宰豚遂至熬天  
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竝起中國擾  
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  
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執去猶不覺  
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耶存亡以之迭代  
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漢興以來相與同  
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



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  
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  
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史記曰廢居蓄邑琦賂寶  
貨臣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  
綺室者謳侵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  
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是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  
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  
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  
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  
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

誰肯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

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踣高天躋厚地猶恐有鎮

厭之禍也躄曲也躄累足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

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

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持不赦之罪

辜苟目能辨色耳能辨聲口能辨味體能辨寒溫將皆

以脩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

邪斯下世人王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

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弁廉之執放虎狼之心

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



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  
亡之數又復倍平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  
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  
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嗟乎不  
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  
數欲何至邪

### 損益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有  
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  
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

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  
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  
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  
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  
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俸祿而已然其滂穢之行淫昏  
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  
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  
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雕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  
惠已來老子曰智慧出有大爲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  
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



權核其縱橫之執善者早登否者早去去法故下土無

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并

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

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及龍章之服綸青絲綬也龍章山龍之章皆畫於

衣不爲編戶二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

封君執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

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

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踈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

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

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

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

鞭笞下笞也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

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

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

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

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

假藏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

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

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會枉害善人

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爲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



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  
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  
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  
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  
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  
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  
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  
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緩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  
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澗澤猶有可居人種穀  
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

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弁兼定五刑以救  
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未作以一  
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敘  
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脩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  
替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遊戲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絕  
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  
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  
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又十取之  
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  
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



用者謂之士士貴者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  
儲何嫌乎不足也效物有不求末有無物之歲也士有  
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未如此然後可以用天性究人  
理興頓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或曰善爲政  
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  
子言之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  
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法制也  
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牧羊豚盜跖  
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縱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天  
人待君不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  
桑以求衣食者也若自積非橫賦斂以取優饒也奉祿誠  
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  
之災不足苦也故曰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  
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  
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若位爲  
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爲  
高糞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  
君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  
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去  
知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



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罟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多萬里縣之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籌矩坐視戰士之飭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君吏食日稟給祿班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冢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

### 法誠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



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矣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矣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疆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謂書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貨易選舉疲驚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撓火高反招致乖敗亂離斯瘼恣氣竝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傑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歸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著嘉之志天見任如此則何患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太臣竊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王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



嗚呼可悲夫左乎據天下之圖右手劔其喉愚者猶知

難之况明哲君子哉言不以重利害其生事見莊子光武奪三公之重

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執

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至親之執故其責任萬世

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

相自揆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

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竝病人病

謂萬姓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

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

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儵梁冀之徒藉

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

决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

黨筭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

樂志論

仲長統

本傳統常以為凡遊帝王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各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

欲卜居清澗以樂其志論之日云云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塲圃

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

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



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羊豚以奉之跼蹐畦  
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於舞雩  
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闈考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  
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  
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三禮圖曰琴本五弦  
宮商角徵羽文王增  
二曰少宮少商  
商弦最精也逍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  
之責求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  
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述志詩

仲長統

本傳統又作詩二篇  
以見其志節曰云云

飛鳥遺跡蟬蛻

式鏡反

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

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

沉瀝當餐九陽代燭

九陽日也

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

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

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瓊百慮何為至

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

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氣為丹微風為

拖

徒可反

教翔太清縱意容冶

申鑒五篇

荀悅

本傳時政移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  
乃作申鑒五篇其辨論辨通見政體既成而



奏之大略云云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廼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乘其威明賞罰以統

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官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費用言自足也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

周給也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

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滯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貞脩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忘平矣是謂正



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  
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  
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  
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  
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章明也 小人之情緩則驕  
驕則恣恣則然然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彊無  
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  
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  
君若正則在修甲兵則大國亦將脩之小國設備可作  
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正國政也言脩國政而寄軍令  
鄰國是謂秉威具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

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  
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  
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  
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  
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  
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文之不肅而成不嚴而  
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尚主  
之制非古整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  
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  
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



有二史左史記言石史記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  
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  
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  
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  
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

### 漢紀序

荀悅

本傳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  
今悅依左氏傳解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  
給筆札辭約事詳論  
辨多美其序云云

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  
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

亦惟厥後求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  
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  
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  
隕其業也損益盈虛興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  
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  
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  
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  
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

### 駁陳忠罪疑議

應紹

本傳初安帝時尹次史王皆坐殺人當死次  
兄初及王母軍並請官求代其命因盜而物



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  
王劭追駁之據正典刑其議云云

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利  
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為寬降夫時化則  
刑重時亂則刑輕犯化罪重犯亂罪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  
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  
阻待也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猶妄自投斃昔召  
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朝氏  
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  
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  
慮耳史記案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

和惠以教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木枯則為災秋  
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  
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  
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勳實豈有次  
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  
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其可追



東漢文鑑卷之二十

獻帝朝

諫袁術毋僭號

孫策

術傳興平二年天子播越術將欲僭號策與書諫云云術不納策遂絕之

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宮

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

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

北異謀於黑山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重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

潛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湖北名正禮阻兵劉繇玄德

血備是以未獲從命憂去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回規



言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  
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  
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  
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疆臣異於湯武之時也  
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  
安京湯逢術凡五代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效忠守節  
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苟以悅主為美古今所  
慎可不孰慮

### 激厲孔融書

曹操

出融傳操以融名重外相容忍而營自忌正議  
却慮承風旨表免融官因顯明繼心操故書

激厲融云云

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  
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破家為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  
必讎一餐之惠必報故鼂錯念國溝禍於袁盎盎與錯  
不相善  
七國反盎請斬錯也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子椒子蘭謬平於彭  
襄王而放逐之  
寵傾亂起自朱浮浮數譖之光武寵遂反鄧禹威損失於宗馮宗  
馮愔爭權殺敵因反擊禹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歟  
昔廉蔣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未屈節崇好  
尤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鈞之虜管仲射桓  
公中鈞夫  
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



也帶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武音然  
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慮字名實相副  
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  
博聞誠怪今日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  
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  
思協歡好

報曹操書

孔融

同前

猥惠書教造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郡知之最早雖  
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尚書不求其覆過掩  
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懼忻受之昔趙宣子朝登  
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况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  
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為過乃使餘論遠聞  
所以慚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變惡相攻能為國憂  
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齧適足還害其身却為故  
吏融所推進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  
念况侍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脩好如初  
若言至意終身誦之

與曹操書論酒禁

孔融

出融傳注時年亂兵與操表制  
酒禁融類書爭之多侮慢之辭



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裡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烈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斛無以堪上聖樊噲解烹鴻門非豕有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哺醴歡醪取因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

薦謝該書

孔融

出該傳該爲公車司馬令融上書薦之云云拜議郎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諸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脩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鷲羣凶破殄始有囊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司馬令謝該體會史之淑性曾參廉商偃之文學卜商言博通群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

史記吳伐越得骨節專車集集陳庭史記有集集于陳使問仲尼曰防風氏也集集陳庭史記有集集于陳天長尺有咫縹公問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黃



寢

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夢黃能入於寢門何邪對曰昔堯殛鯀其神化為黃能

之入者未之祀也亥有二首左傳云注云亥字二畫在

也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昭帝

男子詰北闕自稱衛太子丞相御史不取發言雋不疑

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

先帝此罪人也遂送下詔獄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

朝士益重儒術昌邑王數出勝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

其世召問勝對言在今該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

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

踰越山河沉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韓詩曰山林

性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後日當更饋藥以鈞由余剋像

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

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卿趙人也楚漢朝追匡衡於平原

衡為平原文史高辟為如中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薦彌衡疏孔融

出衡傳衡字正平有才辨尚氣剛傲衡始弱

冠而駢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云云

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敎聖

纂奉基緒遭遇危運勞謙日昃惟嶽降神異人竝出竊

見處士平原彌衡年二十四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

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



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

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任

座抗行魏文侯之臣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

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至涌辭疑釋

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

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

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

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趙簡子事帝室皇君必蓄非常之

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

所貪良集作堂飛克驥裏絕犬奔放良樂之所急飛克驥裏名

王良伯樂善御人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枉奏孔融狀

路粹

出融傳操既積嫌忌而鄧憲復構成其罪遂令粹枉狀奏融云云下獄棄市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也

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

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

及與孫權使語諂訕朝廷又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

啟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湯放言云父之於

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



譬如寄物鉢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  
誦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  
誅

### 數袁紹十罪

公孫瓚

出本傳瓚上疏云云遂舉兵  
攻紹冀州諸城悉叛從瓚

臣聞皇義已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  
車騎將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位崇厚而情行浮薄太后  
尊攝何氏輔朝紹專為邪媚招來不軌董卓造為亂始  
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恭辱爵命背違人主紹  
罪二也紹為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

伐太傅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與兵  
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百姓痛怨紹罪四也矯  
刻金玉以為印璽每有所下輒卓囊施檢文稱詔書觀  
紹所擬將必階亂紹罪五也紹令星上伺望祥祲尅會  
朔日攻鈔郡縣紹罪六也紹與劉勳首共造兵而以小  
忿枉加酷害紹罪七也高焉姚貢橫責其錢二人并命  
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傅婢地實微  
賤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驅走董卓忠勤王室紹  
遣小將盜居其位使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  
道陵夷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



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章無禮

臣雖闕吐蓋葺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鈇鉞輒與諸

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

誠之效

上書陳情

袁紹

本傳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貴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擅相討伐紹上書云云

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左右悲

哭而崩城者齊莊公攻莒杞梁闕死臣出身為國破家

立事至乃懷忠獲豐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

無崩城隕霜之應臣以負薪之資技於陪隸之中猶陪

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汨亂天常賊害忠德

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故授臣以督司諮

臣以方略臣與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師受敗

太后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危困進既被

害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翼室紹於承明

常侍高望虎叱群司奮擊凶醜會不決辰罪人斯殄此

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董卓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竝

守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

以外卓方貪結外援故即臣渤海申以軍號臣之



不有纖芥之嫌若使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

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

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軟血漳河

紹合冀州十郡守相

聚數十萬登壇軟血盟討董卓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執

絕臣軍糧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拜

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

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斯亦愚臣破家殉國之二驗

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瑯黑山張楊蹈藉異域臣乃旋

師奉辭伐叛金鼓朱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

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竊比竇融以義節

曹操而領兗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即

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

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臣非與瓚角戎馬之

執爭戰陣之功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

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

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

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

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臣聞守文之世

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

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



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  
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  
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  
叨之豈敢覬重禮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  
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  
邊獄白起歆歆於杜郵也太傅日磬位爲師保任配東  
征而耗亂王命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讎敵臣雖欲釋甲  
授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  
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  
矣若以臣今行權爲釁則桓文當誅絕之刑若以衆不

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弒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  
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  
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詩注尸鳩養子且從上  
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  
絕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

於是以紹爲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爲太將軍紹恥  
爲之下僞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孔  
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失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  
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

討曹操檄

袁紹

本傳建安五年劉備殺徐州刺史車涓據沛  
以背操上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



紹上進軍攻許田  
遂械繫之乃先宣激云云敗還  
強諫忤紹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彊秦弱  
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汙辱  
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  
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感奮怒誅夷逆暴尊立  
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  
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官徐璜竝作妖孽  
饕餮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匄攜養因臧買位輿金輦  
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闖遺醜本無令  
德僞狡鋒狹奸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夷凶逆紹謂

續遇董卓侵官暴忍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  
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  
可任至乃愚佻知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  
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  
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就威柄其獲秦師一克之報孟  
事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  
江太守邊讓英才雋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  
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  
人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  
據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



援於環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

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士而有  
造於操也會後鑾駕東反群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  
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  
郊廟翼衛幼主而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敗  
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  
光五宗所怨滅三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  
路以目百碎黜口尚書紀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加其  
細政奇慘科防互設增繳充蹊阨穿塞路舉手挂網羅  
動足蹈機罔是以兗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

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慕  
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真可彌縫而操豺狼  
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忠害善專  
為梟雄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群  
奮中黃育獲之士烏獲夏育也騁良弓勁弩之執并州越太

行青州涉濟漯

他合反

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

葉而持其後雷震虎步竝集冀庭若舉焱火以焚飛蓬  
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網絕操以精兵  
一伯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質懼篡送之禍因斯  
乃忠臣肝膽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諫袁譚兄弟相和

劉表

出譚傳袁紹袁譚尚相攻表以書  
諫譚云云不從二子皆為操所滅

天降災害禍難啟流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主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殞賢胤承統以繼洪業摧巖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血忌游於二壘費無平王時為太子傅使股肱分成二體曾齊絕為異身乃知闕伯

實沉之忿已成

左傳高辛氏二子名

棄親即讎之計已決旃旆交

於中原果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且君子遠

難不適讎國

譚求救於曹操也

交絕不出惡聲况忘先人之讎

棄親戚之好而遺同盟之恥哉若冀州有不弟之傲

尚領

冀州也

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

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

夫人

譚母也

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

於象教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教終受有鼻之封願

亦棄百病追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

表荀彧功

曹操



出或傳建安十二年  
操上書表或云云

袁紹作逆連兵官變即鴻溝也時眾寡糧單圖欲還許尚

書令荀彧深建宜往之便遠恢進討之略起發臣心革

易愚慮堅營固守古堯反其軍實遂摧撲大寇濟危以

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荆南之策

或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其主克平四州其

幽并也向使臣退軍官度紹必鼓行而前敵人懷利以自

百臣眾怯沮以喪氣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執復若南

征劉表委棄兗豫飢軍深入踰越江沔利既難要將失

本據而或建二策以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

不及是故先帝貴指縱功薄搏獲之賞用蕭何事古人尚惟

慍之規下攻拔之力張良事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內

未諭其狀所受不侔其功臣誠惜之乞重議增疇戶邑

或深辭讓操誓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

之盜况君奇謨拔出興亡所繫可專有之邪雖慕魯

連冲高之迹將為聖人達節之義乎左傳聖時節次守節於是

增封千戶并前土千戶又欲授以正司先守尚書令

讓至十數乃止

表留荀彧軍中

曹操

出或傳建安十七年董昭等欲進操爵國公  
九錫備物或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



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平  
會南征孫權表請勞軍于譙因表留彘云云

山聞古之遣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以尊  
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臣今當濟江奉辭伐罪宜有大  
使肅將王命文武竝用自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尚書  
令萬歲亭侯彘國之重臣德洽華夏既停軍所次便宜  
與臣俱進宣示國命威懷醜虜軍禮尚速不及先請臣  
輒留彘依以為重

書奏遂以彘為侍中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須彘病  
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東漢文鑑卷之二十終



書